

中国花游“一哥”石浩琦亮相 男生花游也这么美

本报记者 沈昕雨



在花游集体技巧自选项目比赛中，中国男选手石浩琦（左一）参赛，这也是亚运会上首次有男子参加花游比赛。

本报记者 汪驰超 王建龙 摄

每日之星

托举、踢腿、旋转……10月6日晚，杭州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技巧自选的赛场上，中国队22岁男选手石浩琦在一众女选手中显得特别突出。这是在亚运会花样游泳赛事第一次有男选手亮相。当晚参赛的8支队伍中，也只有他和泰国队两位男选手。

泳池里，石浩琦和队员们配合默契，相比队友的优雅、柔美，他的表演多了一份男性独有的力量与帅气。表演中，许多托举动作都由石浩琦完成。

“原来男生参加的花样游泳也这么美！”这让许多观众颇为感叹。

其实，在世锦赛等国际赛事上，男子运动员参与花样游泳赛事，已越来越频繁。石浩琦就曾参加过布达佩斯世锦赛、光州世锦赛、福冈世锦赛，以及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等赛事，更是和队友站上过最高领奖台。

但直到2022年12月，世界泳联才宣布，男子花样游泳运动员获准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，这是该项目自1984年成为奥运比赛项目以来，首次允许男选手登场。

对于石浩琦来说，这是一次肯定，也将是全新的挑战。而按照巴黎奥运会赛制进行比赛的杭州亚运会，无疑是他踏上新征程的第一步。

尽管多次参加花样游泳国际大赛，但首次登上亚运舞台，石浩琦坦言：“还是很紧张，不过更多是兴奋。我特别珍惜这次亚运会的参赛机会，这是我从练习花样游泳以来第一次参加综合性运动会，而且还是在家门口举行，听到这么多人为我们欢呼，感到鼓舞。”

谈到当天的比赛表现，石浩琦说：“表现还行，但没有达到完美，需要通过

不断训练提升自己的能力。”

和石浩琦对话时，记者能明显感受到他对花样游泳坚定的热爱。4岁开始学游泳，14岁时，天津花游队教练来游泳队挑选男生去练花游，石浩琦和另外几名男生被选中。他说：“当时中国几乎没有男生练花游，起初我是抱着好奇和试一试的心态去的。”但最终，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。

对于男生来说，练习花样游泳需要克服更多困难，特别是身体柔韧性训练。14岁才开始学习花样游泳的石浩琦，训练之路更为艰辛。“压腿很痛苦，但我自己跟自己较劲，就这么日复一日训

练，一点点改善柔韧性。”

男选手是否适合花样游泳项目？这一话题曾一度引起热议。有部分人认为，花样游泳是一项优雅、柔美的运动，男运动员加入似乎有些“格格不入”。当时，国际泳联曾出面解释：兼容并包是奥林匹克理念之一，花样游泳作为奥运项目，理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男女选手。

“真正喜欢这个项目的話，其实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坚持自己的内心、做好自己就行了。”对此，石浩琦一直很坚定，他始终相信男性可以在花样游泳中和队友互相配合，发挥出更多不一样的效果。

对于中国花游队来说，石浩琦是“第一个吃螃蟹”的人。他的每一次进步，都创造着中国男子花游的历史，也鼓励着越来越多男选手开始现身花游赛场。

“花样游泳已经翻开了新篇章。”石浩琦说，男选手也可以拥有奥运梦，这一天，自己盼了很多年。接下来，他会继续不断精进动作，加强和队友的磨合，在花游中更好地发挥男性力量。

专访滑板国际大赛中国首个冠军的父亲—— “碗池爸爸”的追梦之旅

本报记者 刘健

翻转，是碗池滑板比赛的一个空中技术动作，一如“碗池爸爸”陈玩钦的人生轨迹。

对于45岁的陈玩钦来说，从儿子陈焯下滑板国际大赛中国首金开始，他的人生迎来了一次最大的“翻转”——

“天天电话接到手软，每天两个充电宝都不够用。”电话那头，被称为“碗池爸爸”的陈玩钦嗓音明显有些沙哑，电话里有记者采访，也有亲戚的关心，但更多的是咨询，“身边不少朋友都来取经，很多还想着跟我学滑板。”

翻转的人生背后，网上更热传的，是金牌背后的热血父子情——2019年，陈玩钦为了儿子训练，租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仓库，自己设计建造碗池；2022年，陈玩钦又建造了一个更大的900平方米、9米高的滑板场……

关于这对父子的励志故事，也有不

同声音：有网友称赞，“伟大的父爱成就一个冠军”；也有网友质疑，“没有随便的成功，家里还是有矿”……但无论哪种声音，陈玩钦都是一笑而过，“我很清醒，事情总会慢慢降温，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滑板，这就挺好。”

在外人看来，这个“碗池爸爸”的经历多少有些“疯”：当过老师，学过舞蹈，干过图书管理员，开过影视工作室，最新的职业是滑板教练……

“我不是想折腾，我是被折腾的。”当记者开始罗列陈玩钦的“履历”，他便直接打断了。陈玩钦笑着说，自己的理想是做一名艺术家。他告诉记者：“爱学习，敢追梦，虽然最后没有什么成就，但这样的勇气，我一直都有。”

正是因为深知追梦路上的苦楚，当发现儿子的滑板兴趣后，陈玩钦选择义无反顾的支持。“那时影视工作室也关门

了，为了有更多时间陪儿子，我开了一家滑板店。”陈玩钦记得，当时家里人是反对的，觉得为了“三分钟热度”不值得，“但我对儿子说，以后能陪你玩陪你疯了，他很开心。”

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陈玩钦决定全力托举儿子的梦想，“成功的教育，一定是陪伴。”

为儿子造碗池的故事传开后，很多人都评论“陈焯家里其实有矿”，陈玩钦哑然失笑：“2019年，我决定为他建碗池的时候，花了10多万元。”这差不多是当时陈玩钦所有的积蓄。

有了室内碗池，陈焯进步飞速：2020年，成功进入广东省队；拿到安徽滑板公开赛男子碗池第一；2021年的全运会，13岁的陈焯拿到男子碗池第二名……

陈玩钦也顺利转型为滑板教练。他为儿子建的训练馆，吸引了不少滑板少

年过来训练，现在已有20名学员。

儿子陈焯夺金后的几天里，陈玩钦每天都有10多场采访，问得最多的问题，都是今后的打算。

“最大的改变，是让我更坚定走好脚下的路，方向不会变。”陈玩钦的回答很坚定，陈焯依然会安心上学和努力训练，争取考一个好大学。

碗池滑板比赛中，翻转的下一个动作是滑行。在陈玩钦眼里，儿子的滑板之路一定会滑向更远的地方。

“陈焯是很崇拜我的，每次面对媒体说的第一句，都是感谢我。”在陈玩钦眼里，儿子的这份厚爱，也给了他再次追梦的勇气。

滑板教练，并不是陈玩钦的终点。“等儿子的事业上了轨道，我就会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。”电话那一头，这位广东“碗池爸爸”的声音浑厚且坚定。

我在现场

最炫的舞台、最潮的青春，霹雳舞项目开赛—— 亚运会“新面孔” 要决出“亚洲舞王”

本报杭州10月6日讯（记者 詹丽华）杭州亚运会步入最后阶段，10月6日下午，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的霹雳舞开赛。

作为亚运会“新面孔”，霹雳舞首秀在赛前就备受关注。一开场它就显得如此不同：观众席亮起无数荧光棒；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几乎要掀翻体育馆屋顶；三位主持人、两位DJ登场，用中英文双语和观众互动，带动气氛……霹雳舞比赛现场满满仪式感，就像一场高规格的演出。

“最期待‘671’（中国霹雳舞选手刘清漪的昵称），我看过她在其他霹雳舞比赛上的表现，太好了！”观众小陈一副标准的街舞爱好者打扮，头戴渔夫帽，一身宽大运动装，刚刚上大一的她学过两年嘻哈，“霹雳舞有很多地板动作，很容易受伤，所以女孩跳就特别飒。”

刘清漪没有辜负粉丝的欢呼声，以737.8分排名资格赛第三，进入女子组循环小组赛。一头红发的曾莹莹身高1.7米，在女选手中相当显眼，跳起霹雳舞有一种利落又舒展的感觉，资格赛排名第四，也顺利晋级。

刚满18岁的元梓宇，是参加霹雳舞比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选手之一，在资格赛中拿到了781.8分，排名全场第一。商小宇是最早一批代表国家队参赛的霹雳舞者之一，以资格赛第四的成绩顺利进入男子组循环小组赛。

“时代在发展，越来越多人支持释放天性、自由洒脱的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，只要精神面貌是积极向上的，运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。”杭州亚运会霹雳舞赛事竞赛技术运行主任、浙江省街舞运动协会会长姜清曾经是一位霹雳舞者，他表示，霹雳舞被纳入奥运会、亚运会比赛项目，对行业产生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。目前浙江已有两万多名街舞注册运动员，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。

霹雳舞比赛可能是最能显现亚运会时尚、包容、多样性追求的赛场，连观众也更潮、更年轻。比如，每当选手在舞台上做出一个高难度动作，全场响起的不是加油声，而是全场一齐喊选手的昵称。主持人也会在选手表演的过程中大声喊好，即时给选手肯定，同时调动现场气氛，配合灯光制造的视觉效果，极富感染力。

在杭州亚运会上，霹雳舞比赛分男子和女子两个比赛项目，将产生两枚金牌。按照规程，本次亚运会霹雳舞男、女两个项目的冠军将获得直通巴黎奥运会的资格。

亚运走笔

蛰伏四年、横扫六金、六破世界纪录 朝鲜力士一“举”惊人

姜晓蓉 张或

睽违国际赛场4年，归来横扫6金、6破世界纪录——如果要给本届亚运会评选“黑马奖”，异军突起的朝鲜举重队，可能是最有力的竞争者。

朝鲜举重的黑马之势，是从第一天比赛就开始勾勒的：在举重开赛首日的49公斤级和55公斤级的比赛中，朝鲜队获得两金一银，除了49公斤级的抓举成绩外，其余5项成绩均打破世界纪录。

事实上，了解举重项目的人都知道，举重其实一直是朝鲜的优势项目，也诞生了金恩国、严润哲和林宗心这样的举坛名将。朝鲜举重队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上共获得18枚奖牌；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，朝鲜斩获的12枚金牌中有8枚来自举重。

他们最光光的时刻，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。当时朝鲜选手严润哲挺举阶段成功举起168公斤的重量，相当于自己体重的3倍，并且打破了奥运会纪录。要知道，在举重运动中，3倍于自己体重的重量被认为是一个极限。

朝鲜举重如今之所以蒙上神秘面纱，原因仅仅是因为陌生——由于种种原因，朝鲜队从2019年12月起就没有再出现在国际赛场上。

但消失在大众视野之中，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暂停了练习。朝鲜奥委会代表团官员张松南（音译）说，朝鲜举重“没有秘密”，“虽然没有参加国际比赛，但我们的队员每天依旧刻苦训练。”

每逢大赛，朝鲜运动员一贯低调、惜字如金，但这一次他们都着重提到了“训练与坚持”。49公斤级金牌得主、朝鲜女子举重选手李盛金说：“4年时间很长，为了提高技术水平，我刻苦训练，能够破世界纪录并不容易。”

一边是朝鲜举重队复出震惊世界，一边是人称“梦之队”的中国举重连连失金，许多不熟悉举重项目的观众都会有相同的疑问——中国举重队怎么了？

实际上，这几天朝鲜队展露的实力不仅让现场媒体和观众惊呼，就连中国女子举重队主教练王国新也直呼“没想到”，“几年没见到朝鲜举重队，他们能有这么好的成绩，确实是意料之外。”

当然，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。要知道，由于杭州亚运会沿用了东京奥运会的竞赛级别，多个级别已在新的奥运周期成为非奥级别，为避免短时间内连续降体重影响身体状态，中国队部分运动员选择了升级别参赛。

“朝鲜举重队这几天展现出了不俗实力，也给我们提了个醒。如果我们不够努力，随时可能被对手反超甚至远远甩在身后。”男子举重队副主教练邵国强说，在大赛上发现问题，更能让教练组、队员保持清醒头脑，激励大家更加努力地进行训练。

2023年
10月7日
星期六
责任编辑
刘伟
版式
陈仰东
联系电话
0571
85311259
邮箱
zjrb@
8531.cn

念念不忘，武术入奥还有多远

本报记者 姜晓蓉 张或

没有任何悬念，本届亚运会的“武林大会”以中国包揽申报项目的11金完美收官。

掌声留在了赛场上，但武术带来的热度还在赛场外蔓延——

“这几天来咨询的电话，比以前多了一倍。”杭州多个武术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，来电者中甚至还有生活在杭州的外国人。

如果要找一面镜子，来映射中国文化在亚运赛场上的认同感。那么，武术赛场，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——

在这里，各国选手都身穿中国传统武术服上场，中国味的配色、刺绣几乎是标配，甚至新加坡、马来西亚队的武术服就是在杭州定做的。

在这里，武侠片中的“抱拳礼”处处可见——无论是运动员入场还是裁判员亮相离场，都会行礼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听到满满的中国风配乐，《映山红》《茉莉花》《沧海一声笑》《我爱你中国》等经典歌曲反复回荡。

一个体育项目的影响力，除了运动技术本身，更来自于它的文化影响力和认同感。新加坡武术运动员曾俊曾准备了套衣服，一套以白橙两种颜色为基础，绣上蓝色的龙纹，另一套则是白色为底，绣有绿色水纹和黄色龙纹。“我很喜欢

龙的形象，定做服装前我特地查找了资料，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特别的存在，象征着智慧和勇敢。”曾俊说，这些年他的参赛服，件件不离龙。

“在选择服装、音乐等过程中，各国运动员需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。比如选择服装刺绣时，他们会详细了解各种花草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，选择歌曲时也会去感悟每首歌所表达的情感，这是武术带来的文化交流。”2006年多哈亚运会武术冠军毛娅琦告诉记者。

“文化认同之外，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武术项目人群的覆盖面。”浙江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杭州亚运会武术场馆竞赛技术运行主任林小美告诉记者，武术项目如果要出现在奥运会的舞台上，首先要跨过一道门槛：最低的要求是在全世界至少70个国家以上得到普及，否则很难通过国际奥委会的批准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武术项目目前已经达到这个要求。

入奥，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。武术项目比赛第一天，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霍启刚到现场为运动员加油时就表示，争取武术入奥奥运会是其未来的目标。

新加坡选手林思韦在比赛中。
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